

自由世界

—FREE WORLD—

——美国、欧洲和西方世界的未来



THE SURPRISING FUTURE OF
AMERICA, EUROPE, AND THE WEST

提摩许·加顿·艾什 著
张宁 译

東方出版社

自由世界

—FREE WORLD—

——美国、欧洲和西方世界的未来



THE SURPRISING FUTURE OF
AMERICA, EUROPE, AND THE WEST

提摩许·加顿·艾什 著
张宁 译

策划编辑:杨松岩
特约编辑:李 磊
责任编辑:张双子
版式设计:东昌文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自由世界——美国、欧洲和西方世界的未来/(英)提摩许·加顿·艾什著;张宁译.

-北京:东方出版社,2009.3

ISBN 978-7-5060-3426-5

I. 自… II. ①艾…②张… III. 政治-研究-西方国家 IV. D50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9)第 015895 号

自由世界——美国、欧洲和西方世界的未来

ZIYOU SHIJIE——MEIGUO、OUZHOU HE XIFANG SHIJIE DE WEILAI

(英)提摩许·加顿·艾什 著

东方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9 年 3 月第 1 版 2009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640 毫米×960 毫米 1/16 印张:15.75

字数:200 千字 印数:0,001-5,000 册

ISBN 978-7-5060-3426-5 定价:32.00 元

邮购地址 100706 北京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人民东方图书销售中心 电话 (010)65250042 65289539

译者序

本书是牛津大学艾什教授的一部政治学术著作,是一部较前沿的、有一定参考借鉴价值的反映西方学者立场的专著。通过本书,我们可以了解以作者为代表的西方学者有关的观点、心态,从而加深对西方世界的理解。

首先,本书集中体现了西方学者对世界局势变化的思考。冷战结束后,世界各国政治、经济、军事力量对比以及战略格局发生变化,国家关系分化组合。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面临共同的世界性难题。尤其是从柏林墙倒塌开始到“9·11”事件以来,更加显著的政治分歧、宗教信仰的冲突给西方造成了重重危机与不可解决的矛盾,这使西方也在重新审视自己。本书作者就是在这个基础上把目光投向整个世界,把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希望从对西方危机的分析探讨中找到解决方法与发展道路。这方面的思考在当今西方学者中比较普遍,而他们的研究成果也会为政治家提供战略思维的支点。其次,本书涉及面非常广泛,讨论了众多全球性的政治问题。书稿从英国起笔,以回顾历史的方式阐述了英国历来的对外政策,然后谈到了欧洲各大国的关系、欧盟与美国的关系、美国在世界上的角色,作者还论述了苏联解体后对西方军事威胁的减弱,国际恐怖主义的蔓延,西方世界与阿拉伯国家的冲突,中国、印度等东方国家崛起对西方的潜在威胁等等。其内容的丰富性体现了作者对世界大势的宏观把握。最后,作者希望突破给西方社会带来危机的现行战略思维模



式,以符合西方自身利益的实用主义的手段,来建设以欧美利益为代表的西方世界的未来。另外,面对世界格局变化呈现出多元化的事实,作者通过反思,突破了“老欧洲”的局限,梦想着“新欧洲”的出现,希望欧洲成为一种新的力量,不通过军事,而通过自身的历史、文化、经济影响力来影响发展中国家,推行西方的价值观。

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虽然各国经济、贸易、投资紧密结合,但思想上的藩篱却依然明显。傅莹大使的“厚重之墙”点出了问题的关键,也凸现了中国与西方加强彼此了解的紧迫性。本书蕴含的许多思想应当说在西方世界中是比较典型的,反映了西方学者自有的视角和他们的语境,有些观点和说法也是我们不能完全苟同的,翻译出版本书只是为读者了解西方打开一扇窗,对双方交流能起一定的促进作用。

本书在翻译期间得到了包括原作者及其儿子艾礼凯在内的众多人士的帮助,特别是人民出版社的杨松岩编辑为本书的审定做了许多细致的工作,在此深表感谢。译者水平有限,译文中难免有不准确、不妥当的地方,敬请广大读者不吝赐教。

译者

2009年1月

致读者

如果我们自由的话,我们可以和其他自由的人民一起走向自由世界。能够阻挡我们的只有一堵墙——无知、自私、歧视的墙。这堵墙把自由的人们分开,也把自由的人们与不自由的人们分开。这堵墙不像阿尔卑斯山或落基山那样在我们之外或不可触及。人们的思想建造了它,人们的思想也可以推倒它。

2001 年的“9·11”^①事件是 21 世纪真正的开端。自该恐怖事件以来,这座思想上的墙愈发高大压抑了。但另外一个“9·11”^②事件能使我们感到宽慰。1989 年 11 月 9 日,市民们拿起手边所有能用的东西,开始推柏林墙。这座灰泥砌的墙随之倒塌。该事件实际上标志着短暂的 20 世纪的结束。

在本书的第一部分,我将探讨欧美人民在新世纪伊始所面临的危机。我试着搞清楚事情的真相与原因。通过遍查史料,对照事实与神话,我发现今天的混乱状况在很大程度上与两次“9·11”事件(即柏林墙的倒塌与纽约世贸双塔的被炸)有所关联。现在我们必须加上第三个日期,那就是纽约“9·11”整整两年半过后的 2004 年 3 月 11 日。这天发生的马德里恐怖袭击把欧洲也推到了恐惧的漩涡之中。

① 9 月 11 日,美式日期写法,月份在前,日子在后。——译者注

② 11 月 9 日,欧式日期写法,月份在后,日子在前。——译者注

这一类的事件发生后,写当代史的人都知道要修改修改自己的书了。世事多变,读当代史可能不如细品古罗马编年史那样有满足感。但它也可能会更令人激动,因为变化也许还会发生。你在读这本书的时候,在本书某些部分的内容上会比我懂得更多。这可能由于你在我所探讨的世界政治的某些领域具备专业知识,也可能由于你知道这本书出版后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另外重要的一点是,你自己的政治见解本身将会成为正在进行的历史的一部分。你将会影响事件的结果,并从而影响史学家们如何书写当今时代的历史。当你咀嚼古罗马编年史的时候,你是读者。现在,你是作者。

因此,请把本书看成是一本由大家正在共同书写的书。假如我们都同意拆毁这座墙,那么我们会像当年的柏林人一样欣喜地听到自己周围人卖力的“拆墙声”。当墙倒塌后,我们会发现一番令人惊异的景象——这样的危机中实际上存在着机会。今天,这个世界上有更多的人比原来更自由了。尽管我们遇到了令人震惊的问题,但我们也拥有前所未有的机会来实现更大意义上的人类自由。在本书第二部分中,我走出已拆毁墙垣的废墟,超越现代历史,提出了我们如何在今后 20 年中抓住那些机会的方法。就算你不能完全同意这些建议,我希望我们可以分享这个共同的起点:未来在我们手中。

提摩许·加顿·艾什

牛津大学

2004 年 5 月 3 日

目 录

译者序	1
致读者	1

第一部分 危机

西方的危机	3
第一章 英国:杰纳斯	13
帕特尼	13
岛屿世界,世界岛屿	16
左脸与右脸	18
四个战略	23
丘吉尔与丘吉尔主义	30
布莱尔的“桥计划”	35
现在如何	45
第二章 欧洲不是美国	47
一个国家成立了	47
5亿人寻找对立面	51
戴高乐主义对抗丘吉尔主义	56
德国的情感	61
欧洲比美国好吗	64
欧洲大西洋主义	72



敢问路在何方	81
第三章 强大的美国	85
巨人的内部	85
“双欧记”	89
欧裔美国人在行动	97
单边主义	103
战争	107
重回新的起点	116
伙伴?	118
第四章 新的红军	127
与希望为敌的恐怖主义	127
近东	135
远东	145
富裕的北方, 穷困的南方	151
人类威胁地球	160
联合起来	168
危机之中的机会	173

第二部分 机遇

20 年与 10 亿个公民	177
第五章 英国找到自己的角色	183
第六章 欧洲能够成为什么	193
第七章 山姆大叔	209
第八章 迈向一个自由世界	219
我们能做什么呢	233
致谢	237

第一部分 危 机

第一章 英国：杰纳斯

第二章 欧洲不是美国

第三章 强大的美国

第四章 新的红军

西方的危机

当你说“我们”的时候，这个“我们”到底包括谁呢？

许多人的第一反应是自己的家庭与朋友。扩大一下范围的话，也许会想到同一城镇或地区的老乡，同一足球队的球迷，同一国家或民族的同胞，同一种性取向的朋友，同一政治取向的同仁（“我们左派”，“我们共和党人”），或者同一宗教信仰的“兄弟”（这种兄弟关系遍及世界，全世界有 13 亿多穆斯林，近 20 亿基督徒，但本宗教内存在着严重的内部分裂状况）。除了这些，大多数人一提到“我们”，就会想到“我们人类”。有些人也会把其他生物包括在内。

但是，在人们说“我们必须做这个”或“我们不能允许那个”的时候，上段中“我们”所包含的最大含义却很少在人们脑海中出现。意味着全人类的“我们”是道德层面的，它在今天比过去以往都更为重要，可它不是实际生活中经常提起的“我们”。更准确的问法是：当你脱口说出“我们”的时候，你所指的范围最广的政治共同体是什么呢？我们在这个问题的答案中就隐藏着我们未来的钥匙。

对我这个生于冷战时期的英国人来说，范围最广的政治共同体就是“西方”。我和我的朋友们没研究过它的界限在哪里，所以你要问我们它的界限，我们也说不出。土耳其是它的一部分吗？日本是吗？墨西哥呢？但就像欧洲或是共产主义存在着一样，我们毫不怀疑它的存在。它的核心就是大西洋两岸西欧与北美的自由国家。冷战期间，西方面临着一股我们称为“东方”的敌视力量。一说到东

方,我们就会想到苏联,它的红军,它的核弹头,以及位于我们后来称为“东欧”的它的卫星国。

有时候,西方的政治家或鼓吹者试图说服我们,世界上凡是没有极权当政的国家,就是“那个自由世界”的一员,即使这些国家的政府在本国迫害批评者,压制言论自由,操纵选举也是如此。我和朋友们一直不同意这个观点。皮诺切特将军领导的智利就不是一个自由的国家。“那个自由世界”有很强的指代性,它隐含着的一个意思,那就是所有本世界内的人都是自由的,所有本世界外的人都是不自由的。这种说法一在公众场合用,就让人觉得可怜,一在私下里用,就让人觉得讽刺。在成龙影片《尖峰时刻》里,一个洛杉矶警察局的警官大言不惭地说:“我们是整个自由世界上最招人恨的警察。”

然而,这个西方是真实的。如果一个人多次去过“铁幕”的另一边,比方说波兰,那他就会相信这一点。我在那里的朋友们一直在谈西方。他们比大多数西方人更坚信西方有着根本性的一致以及共同的价值观。他们害怕西方会软弱腐化。“我们,”他们说,“是被困在东方的西方人。”当时,我觉得这些波兰、捷克、匈牙利的朋友们作为个人比土耳其或日本作为整体更属于西方。其他人和我经历不同,见解也不一样。一个人所处的位置决定了他的立场。每个人都有自己心目中的西方,就像每个人都有自己心目中的美国、法国或伊斯兰一样。人们心目中的意大利和意大利人一样多。可不管怎么说,意大利存在着。

这个西方的政治社会和所有的政治社会一样,都是既真实又虚幻的。在它的军事边界上,它极为真实。在寒冷冬日的清晨,东德与西德之间整整一条边境线上都站着瑟瑟发抖的士兵。他们之中有荷兰人,比利时人,英国人,德国人,加拿大人以及美国人。如果东方发动军事袭击的话,他们做好了共存亡的准备——“人人为我,我为人人”。这个政治社会也是虚幻的,因为这些准备在战斗中共存亡的士兵背后,还有许许多多的假设。假设是那些把士兵部署在这里的

人做出的,也可能由士兵自己做出,是关于什么把“我们”团结起来,以及什么把“我们”与铁丝网对面那些人区分开来的假设。它是西方的一支思想部队。

比如说,许多人相信我们所谓的“西方价值观”。西方就代表着自由、人权、民主与法治。他们认为这些都是好东西,主要在西方发展,把我们与其他人区别开来。我们给自己讲授的历史也是我们自己时代的历史——有时还会不自觉地带上自己的意愿。在冷战期间,好几代的美国学生都在学习富有启发性的西方文明:从古希腊古罗马,基督教在欧洲的传播,文艺复兴,到宗教改革,启蒙运动,英、美、法国革命,资本主义发展,再到中产阶级,普选,两次世界大战,冷战,最后到那沐浴在阳光中、由美国领导的“大西洋共同体”。博大的西方文明发轫于欧洲,止于美国,从柏拉图一路走到了北约。

在加州斯坦福大学图书馆布满灰尘的书架底层上,我找到了一本书,名为《莱夫图画西方男人历史》。这本书出版于1951年,它最为自信而简单地诠释了西方文明。书中的第一句话是:“西方男人——他是谁?他来自于何方?”这个“在世界上行走的最具活力的生物”的形象最早在欧洲出现于“大约公元前800年(有些地方早一点,有些地方晚一点),他已做好准备,踏上光辉的历程,为世界创造一个新的文明”。想当年,西方男人是“皮肤白皙,四肢粗壮,勇猛果敢,信仰对灵魂的永久超度”。莱夫几乎没提有色人种,更别说妇女了。西方男人“努力获得自由,首先是为了自身获得自由,然后是为了自己的思想与精神获得自由,最后尽同样的努力为了他人获得自由”。莱夫的书图画精美,描述了西方男人的进步,“从他首次在中世纪出现到使美国取得在当今世界的领导地位。”书中的结论是:“一艘‘大西洋共同体’巨轮,正在载着西方男人远航。”

过去人们梦想着要有一个共同的未来。20世纪下半叶出现了一张巨大、复杂而又紧密联系的网。这张网因人们的梦想产生,又在帮人们实现自己的梦想。它包括了许多特殊的关系,有政府与政府,



军队与军队,公司与公司,大学与大学,情报机构与情报机构,城市与城市,银行与银行,报纸与报纸,还有就是数以百万的个人之间的。航空运输速度与运力和电子通信速度与容量的迅速发展促进了这张网的形成。在这张拥挤的遍布世界的网上,每种类型的线都有一百个双边或多边的表现形式:法美、法德、英美、美波(兰)、葡西、斯(洛文尼亚)意、新(西兰)欧、澳(大利亚)美、欧共体、北约等。更多的人更频繁地为更多的目的彼此相识、通电话、写信、发传真。这种情况还是在电子邮件出现以前产生的。如果在地图上把不同类型的联系用不同的颜色描画出来,那么整个图就会很快满是墨迹了。这样的联系在世界范围内扩散——人们开始谈论“全球化”——但没有什么联系比西欧与北美之间的联系更为紧密。

我闭上眼睛,试着描绘出这个西方的形象。不料它如此乏味,我赶紧睁开了眼睛。我刚才所看到的是领导人会见的照片,这些照片都熟得不能再熟了。他们现在整天见面,这和历史上绝大多数时间的情况可不相同。过去领导人之间极少见面。翻开脑海中的影集,我首先看到的是十多个或更多国家的元首站在宫殿或大酒店的台阶上,他们几乎全是穿深色西装^①的中年白人。然后我看到和蔼可亲的法国总统和德国总理,他们互相拍着背,拉着胳膊,表现得亲密无间。这时我脑中闪过一张粒面的快照旧照片,照片上四个人在瓜德鲁普^②身着热带服装,坐在海滩伞下,讨论核导弹问题。我脑中又闪过一张新一些的数字图片,图片上美国总统和英国首相在某个乡下别墅里见面。他们随意地穿着衬衫和牛仔裤,正好为李维斯、盖普或香蕉共和国^③做免费模特。最后我又看到了那个永久的形象——在美国的某个地方,两个中年人咧嘴笑着,像孩子似的,在高尔夫车的

① 莱夫书中西方白人的“土著服装”。——译者注

② 属于法国,位于加勒比海。——译者注

③ 李维斯(Levi's)、盖普(Gap)、香蕉共和国(Banana Republic)均为休闲装品牌。——译者注

前座依偎在一起。这种亲密就是所要传递的信息。

“友谊”是政治家们用外交语言给这种关系起的名字。“友谊”的象征意义同时也被沿用了政治家所代表的国家间的关系上。若两个国家是朋友,那它们的领导人最好也是;若两个领导人成为了朋友,就会促进两国之间关系的发展。这种即时的、速配的“友谊”很有趣。你不知道它能有几分真。1941年8月,温斯顿·丘吉尔和富兰克林·罗斯福在纽芬兰湾的军舰上会面,与众多英美随从一起高歌“前进,基督教战士”。他们建立了20世纪西方最具象征意义的亲密关系之一。但他们二位到底是多好的朋友呢?

然而,现代社会中,我们不是朱门外的贫民,只能眼巴巴地看着石崇王恺们斗富。我们也不是奥林匹斯山下的猪倌,只能紧张地猜测山上的诸神们在争论着什么。我们书写我们自己的历史。不管玛格丽特·撒切尔与罗纳德·里根,或赫尔穆特·科尔与弗兰克斯·密特朗之间的“友谊”究竟有多深,对我来说,法国人、波兰人、美国人和德国人过去是朋友,现在还是朋友。这些友情是在特殊的时间、地点中产生的。什么样的友情不是呢?我们支持与反对的事情是一样的,虽然不是在所有时间、所有事情上都是如此,但也足够把我们结合在一起共同完成事业了。我们希望在西方保持自由,为东方人赢得自由。我们感到彼此是同伴,这是种非常重要的感觉。我们感觉我们是“我们”,有理由称“我们”。

实际上,我也有不少人把西方当成“他们”:血腥的美国人、可恶的托利党人、混蛋的德国自由派,这帮人搞帝国主义,压迫、剥削他人,贪污腐败,他们推翻智利的萨尔瓦多·阿连德^①,用燃烧弹袭击越南儿童。但这些批评者经常是用自己认可的道德准则来衡量冷战时的西方。他们就算是把“自由世界”空洞虚伪的论调驳得一文不值,也总归肯定了西方的存在。除非你是堂吉诃德,否则你总要有个

① 1970年至1973年间的智利总统。——译者注



实在的靶子来攻击。因此冷战期间的西方是一个事实。假如足够数量的人认为一个政治共同体是真实的,那它就是真实的。

随着冷战结束时共产主义东方的消失,西方慢慢地滑入到了危机之中。在 20 世纪 90 年代,一直有一场风暴在积蓄力量,也有无数关于新的国际秩序或“国际混乱”的猜测。21 世纪一开头,这场风暴就爆发了。一些伊斯兰恐怖分子劫持飞机撞向纽约世贸大楼。看起来关于后冷战时期世界形势的最权威的预测成为了现实——这当然就是萨缪尔·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那些飞机是以亨廷顿“文明”中的一支——伊斯兰的名义,撞上了另一支——西方的心脏。

最初,其他西方国家纷纷站到美国一边。法国《世界报》的一位编辑说出了一句荡气回肠的话:“我们都是美国人。”可一年内,这场西方面临的危机成了西方内部的一场危机。在如何打击这个颇为抽象的“恐怖”的问题上,西方的国家没有像 20 世纪 40 年代末对付斯大林红军那样团结在一起,而是在激烈的争执中陷入了分裂。布什政府认为对伊拉克发动战争就是“反恐战争”。这点大多数欧洲人不同意。2003 年春天,前所未有的情况发生了。在要战争还是要和平的问题上,法国在联合国安理会内积极拉票与美国作对,即使美国认为这个问题事关其国家安全大事,法国也不含糊。

美国新保守派理查德·珀尔总结说,法国“不再是原来那个盟友了”,因此北约“必须制定策略来遏制我们过去的盟友”。许多欧洲人认为美国威胁着世界和平。“这个世界是一个自由世界还是布什的世界?”有人在 2003 年 2 月 15 日伦敦反伊战百万人大游行上打出了这条标语。当天,在欧洲国家首都还有几次这样大规模的游行。突然间,好像整个欧洲大陆都联合起来对美国说“不”。

因此西方一分为二——欧洲与美国。不是吗?当然是,多数欧洲人反对战争,而多数美国人支持战争。大西洋两岸的政论作家把这看成是一种深层分歧的表现。一位美国自由派作家断言称“文明